

繪圖
後漢通俗演義

增三國
唐駱署

第六冊

受一錢廉吏遷官



劾羣閣
賊臣
伏闕



導後進望重郭林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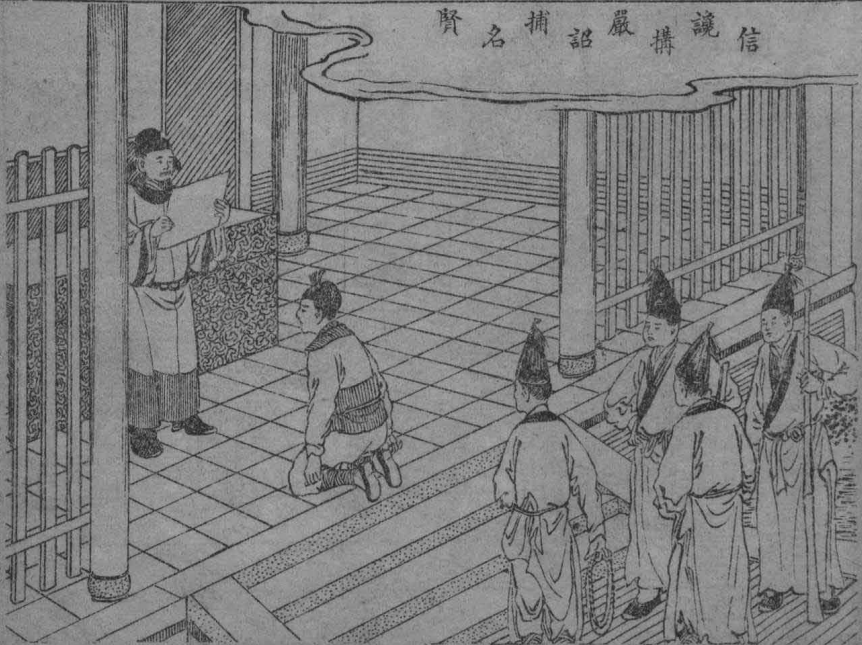
易中宮幽死鄧皇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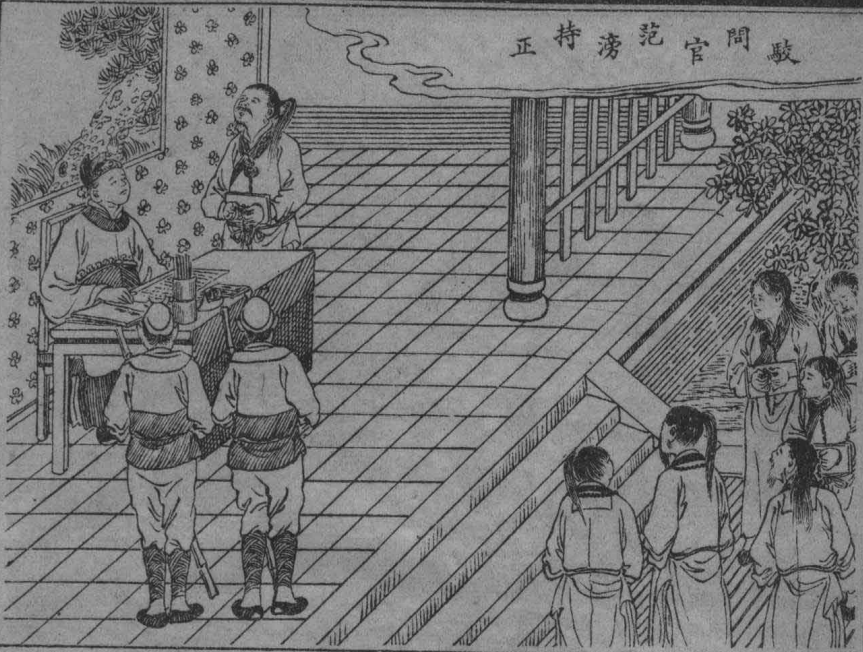
激軍心焚營施巧計



信讒構嚴詔捕名賢



駁問官范滂持正



姦黨竇武陳詞



驅蟲賊失計反遭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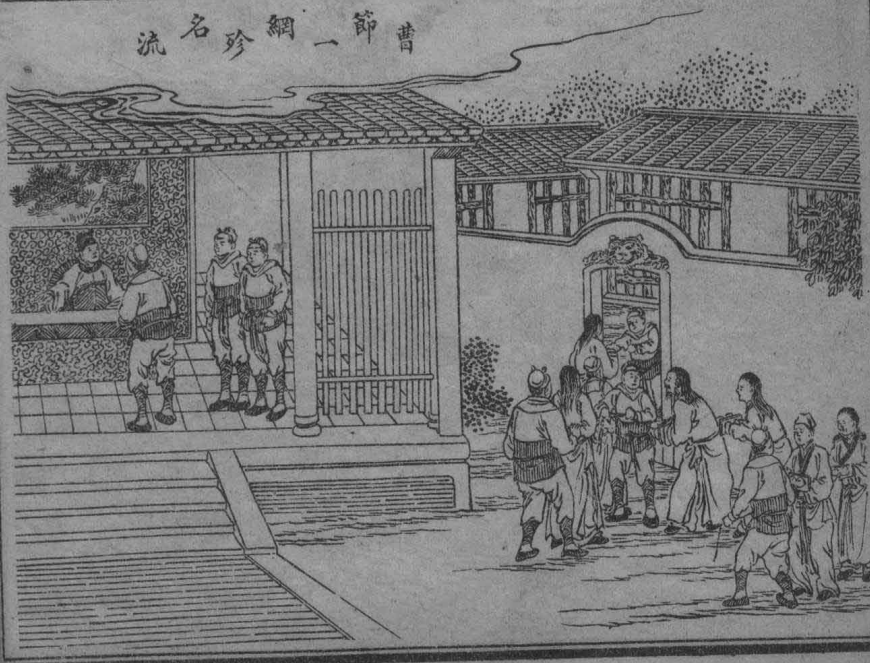
感蛇妖進言終忤旨



段 頭 百 戰 平 羌 種



曹 節 一 網 珍 名 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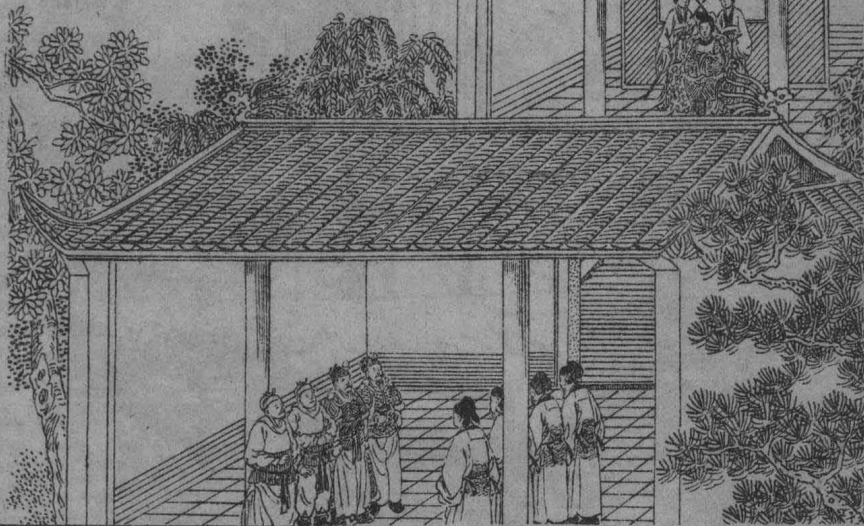
女作誠遺編示範



拒荒增竈稱奇



駁百僚班勇陳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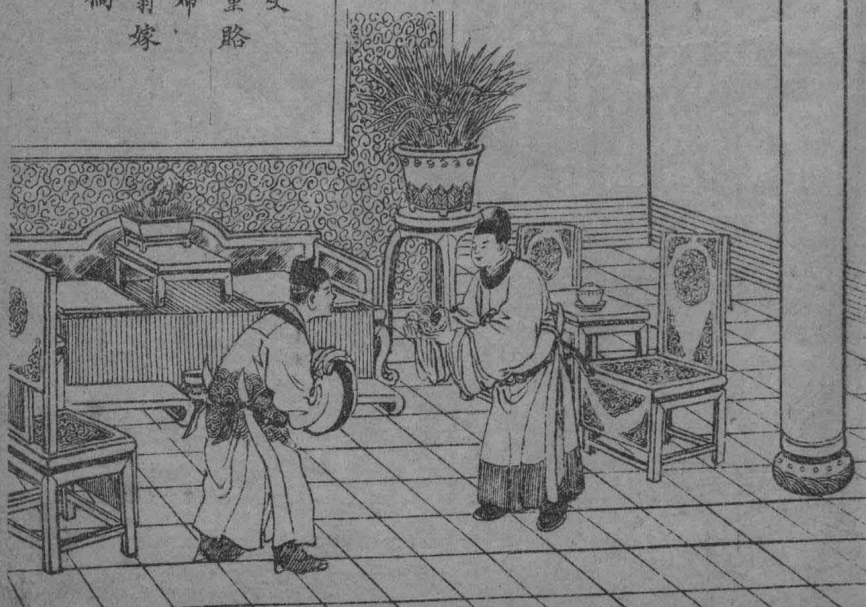
畏四知楊震却金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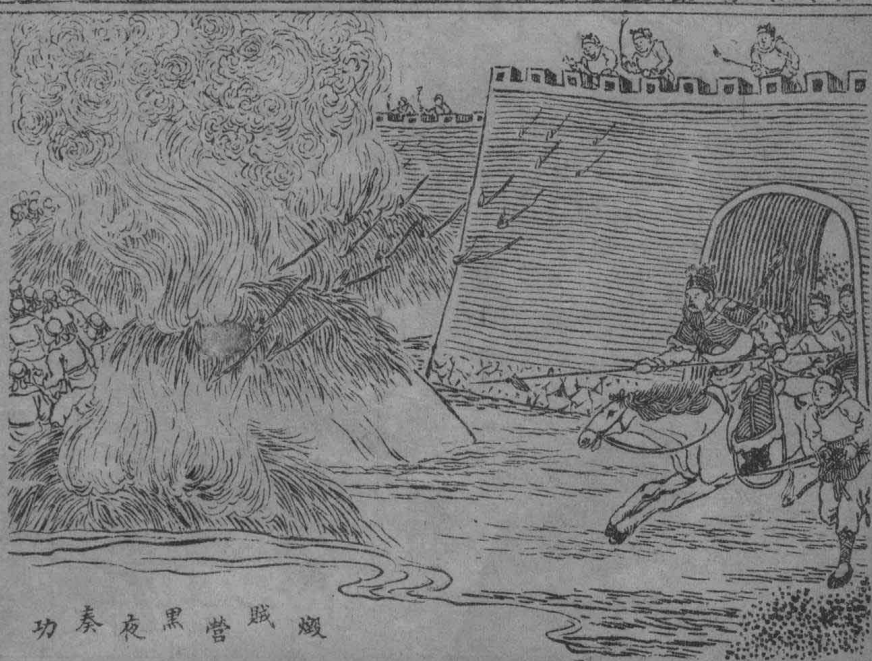
奸除吏酷惡大誅



受重賂
婦翁嫁禍



妖道黃巾作亂



燬賊營黑夜奏功

後漢通俗演義卷六

第五十一回 受一錢廉史遷官

勅羣閣直臣伏闕

却說第五種見忤權閹被徙朔方。已是冤屈得很。那知單超更計中有計。叫他前往朔

方。實是一條死路。不使生歸。心蛇蝎原來朔方太守董援。乃是單超子孫。一聞第五種將

到。自然摩厲以須。即欲將種處死。種前為高密侯相。嘗優待門下掾孫斌。斌此時已入

京。當差偵知超謀。亟語友人閭子直甄子然道。盜憎主人。由來已久。今第五使君當投

裔土。偏有單超外孫。為彼郡守。是明明前去送死哩。我意欲追援使君。令得免難。若我

奉使君回來。計惟付汝二人。好為藏匿。方可無虞。閭甄二人齊聲應諾。於是斌率俠客

數人。星夜追種行至太原。幸得相遇。當然格斃送吏。由斌下馬讓種。斌隨後步行。一晝

夜行四百里。纔得脫歸。就將種交與閭甄二家。匿處數年。至單超已死。徐州從事臧旻

為種訟冤。始得還救還鄉。正命考終。幸有義友惟單超於延熹二年病死。詔賜東園秘器。及

棺中玉具。到了出葬時候。復發五營騎士。與將作大匠。築造墳塋。更令將軍侍御史護

喪。備極顯赫。嗣是左官具瑗徐璜唐衡等四侯。越覺驕橫。統皆起第宅。築樓觀。窮工極

巧。備極繁華。又多取良人美女。充作姬妾。衣必綺羅。飾必金玉。幾與宮中妃嬪相似。大假

妻有何所有僕從婢媼。亦皆乘車出入。倚勢作威。都中人為作短歌道。左回天。具獨坐。

從漢通俗演義 卷六 第五十一回 上海會文堂印行

徐卧虎唐兩墮

兩墮謂隨意所為不拘一格或作兩為兩者誤

四侯權焰熏天。只苦不能生育。於是收養螟蛉。

或取自同宗。或乞諸異姓。甚且買奴為子。謀襲封爵。兄弟姻戚。都得乘勢攀援。出宰州

郡。單超弟安得為河東太守。弟子匡得為濟陰太守。左官弟敏得為陳留太守。具瑗兄

恭得為沛相。徐璜弟盛得為河內太守。兄子宣得為下邳令。這班權閹家屬。統是無德

無能。但知作威作福。可憐那無辜百姓。枉受折磨。無從呼籲。就中有下邳令徐宣。尤為

暴虐。蒞任以後。有所需求。定要弄他到手。不管甚麼理法。故汝南太守李嵩籍隸下邳。

生有一女。却是美貌似花。守身如玉。宣早聞他德容兼工。求為姬妾。李嵩雖已去世。究

竟是故家世族。怎肯將黃堂太守的女兒。配做閹人子弟的次妻。當然設詞謝絕。那知

宣懷恨在心。既做了下邳令。就潛遣吏卒。闖入嵩家。竟將嵩女劫取了來。嵩女寧死不

從。信口辱罵。惹得徐宣性起。指揮奴僕。將嵩女褰去外衣。赤條條的綁住柱中。要他俯

首受污。嵩女倔强如故。宣反易怒為笑。取出一張軟弓。搭住箭幹。戲把嵩女作為箭靶。

接連射了好幾箭。斷送了名媛性命。反擲弓地上。大笑不止。當下將女屍拖出。藁葬城

東。

令人髮指

嵩家失去嬌女。自然向太守鳴冤。偏太守憚宣威勢。不敢按驗。一味的延宕過

去。經嵩家再四催請。終無音響。可巧有個東海相黃浮。剛正著名。不畏強禦。當由嵩家

具詞申控。果然朝進寃詞。夕蒙批准。下邳為東海屬縣。浮正好秉公辦理。三飭幹吏傳

到徐宣面加訊鞫。宣尚狡詞抵賴。再將宣家屬一併拘入。無論老少長幼。各自審問。免不得有人招認。一經質對。宣亦無從狡展。惟還仗着乃叔勢力。不肯服罪。浮竟命左右褫宣衣冠。將他反薊。喝令推出斬首。據史以下。爭至浮前諫阻。浮奮然道。徐宣國賊。淫

亮無道。今日殺宣。明日我即坐罪。死亦瞑目了。

好一個鐵面官

說着。即起座出轅。親自監斬。榜

罪通衢。暴屍市曹。都中無不稱快。獨徐璜得宣死耗。大為怨恨。便入白桓帝。捏造謊言。只說黃浮得了私賄。妄害姪兒。桓帝信以為真。即將浮革職論罪。輸作左校。嗣復令左官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縣長趙岐。恥為勝屬。即日棄官歸里。岐為京兆人氏。總道歸田守志。可以無虞。那知京兆尹換一新官。乃是唐衡兄珰。與岐有隙。誣稱岐竊帑逃回。飭吏收捕。岐先得風聲。走匿他處。吏役無可報命。索性把岐家族盡行拘去。迫令將岐交出。岐聞全家被繫。奔竄益遠。那裏還敢投案。唐珰即將岐家族數十人一體駢戮。只有岐隱姓埋名。逃至北海市中。賣餅為生。北海人孫嵩見岐儀容雅秀。料非凡品。因即載與俱歸。藏置複壁中。後來諸唐失勢。岐乃復出。再拜并州刺史。事見後文。且說太尉黃瓊因病免官。繼任為太常劉矩。矩係沛人。前為雍邱令。以禮化民。民有爭訟。輒傳引至前。提耳訓告。說是忿恚可忍。縣署不可入。使他歸家自思。兩造聞言感悟。往往罷去。因此獄訟空虛。循聲卓著。累遷為朝中首輔。頗號得人。未幾司空虞放亦因事免歸。再

召黃瓊為司空。瓊固辭不獲，勉強就職。月餘，復乞休歸去。乃進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寵籍隸東萊，曾出守會稽，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為將作大匠。襆被起行，途遇五六老叟，各賁百錢，奉作贐儀。寵慰諭道：「父老遠來送行，得毋太苦？」諸老叟齊聲道：「山谷哀民，未識朝儀，但知前時太守專務苛征，郡吏奉令催迫，日夜不絕，無人敢安。今自明府下車以來，更不追呼，天不夜吠，小民何幸？得遇使君，乃聞朝廷徵公內用，無從挽留，不得已來此送公。明知百錢不足為贐，惟思公兩袖清風，不願多受，區區奉敬。」聊表誠意罷了。寵溫顏答道：「我政何能盡如叟言？只是煩勞父老，未便却情。」說至此，即將諸老叟所奉各錢選出大錢一枚，總算收受，餘皆却還。遂與諸老叟拱手告別。後人稱為劉寵一錢，便是為此。不可傳寵入都為將作大匠，轉調大鴻臚，超遷司空，與劉矩同為東漢良輔。且當時司徒种暉亦有重名。三人齊心輔政，閭閻等稍稍斂迹，號稱清平。故太尉李固幼子變奉詔徵入。見前卷四十八回向姊文姬辭行，文姬戒變道：「我家血食將絕，幸存我弟，得延一脈，重見天日。此去不患不得官，惟得官以後，宜杜絕交游，勿妄往來，更不可恨及梁氏，或有怨言，否則牽連主上，禍且重至了。」好姊變唯唯而去。入朝得為議郎，已而王成病逝，變追憶舊恩，依禮奉葬。每遇四節，必特設上賓位，置虔誠奉祀。王成保護李變亦見這也可謂以德報德，不負恩人了。延熹三四年間，西羌復叛，護羌校尉段熲屢次出

討無戰不捷。可奈羌衆刁頑。出沒無常。此去彼來。彼仆此起。累得河西一帶。雞犬不寧。燒當燒何諸羌。先寇隴西金城。已被段顥擊退。嗣又有先零羌零吾羌等。進寇三輔。轉入并涼二州。段顥復調集湟中義從諸兵。前去堵截。偏涼州刺史郭閑貪功忌能。多方牽掣。顥軍使不得進。義從諸兵役久思歸。陸續潰叛。郭閑且上書劾顥。反咎他不能撫下。遂致朝廷震怒。逮顥下獄。輸作徒刑。河西失一長城。羌衆愈熾。時皇甫規為泰山太守。平定劇賊叔孫無忌威震一方。他本家居安定。熟悉羌情。因聞叛羌猖獗。志在奮効。乃即慨然上疏道。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郿岐。年已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烏鼠山至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伏賜垂鑒。

這疏呈入。有詔令規為中郎將。使持節監關中兵。往討諸羌。規受命西行。既至涼州。立即部署兵馬。出擊羌衆。斬首至八百級。羌衆乃退。規復曉諭威信。隨機招撫。相率畏懷。

五為勸降。投誠至十數萬人。到了次年。沈氏羌又入寇。張掖酒泉。規發降羌往禦。適值暮春。霖雨。疫氣薰蒸。軍中陸續傳染。十死三四。規親至營帳。巡視將士。三軍感奮。壁壘一新。羌人望風震懼。遣使乞降。安定太守孫傷。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貪殘狼籍。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又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按罪條奏。或免或誅。羌人更不勝感激。翕然聽命。沈氏羌豪滇昌。饑愎等。帶領十餘萬口。共詣規營。長叩請罪。當由規善言撫慰。扶令起身。延入座中。曉示禍福利害。滇昌等應聲如響。歡躍而去。看官試想。如皇甫規這番功績。應該從優議敘。晉錫崇階。誰知朝中腐豎。因他勅去私黨。且沒有甚麼私贈。竟在桓帝面前。交相讒構。反譖規賄囑羣羌。虛詞降服。桓帝糊塗得很。遽下璽書責規。規憂憤交并。因復上書自訟道。

四年之秋。戎蠢醜戾。爰自西州。侵又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急使率軍就道。幸蒙威靈。得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所省之費。約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傷。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又勅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家。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更托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議。云臣私賄諸羌。雖